

萌芽民間故事選

雙舌羊

萌芽編輯委員會編



上海文艺出版社



萌芽民間故事選

双 舌 羊

萌芽編輯委員會編

上海文艺出版社

1959

1492

內 容 提 要

本书选辑了发表在《萌芽》上的七篇故事：三篇是汉族的，四篇是流传在少数民族地区的。这些故事，寓意深刻，意境美丽。其中《义和团打洋教堂》刻画劳动人民反帝的英雄形象，栩栩如生；《石螺塚》与《白鷺溪》写青年男女为了群众的福利，抗旱防涝，争先献出自己的生命，都富于感染力。此外如《双舌羊》的描写彝族人民的智慧，《乌德格河和熊卜克勒玛》的描写青年不屈生死与恶魔作斗争，亦各具特色。

苗 译 民 间 故 事 选
双 舌 羊
苗 著 经 编 委 员 会 校

上海文艺出版社

（上海福州路155号）

上海市书刊出版业营业登记证出004号

大众文化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总经销

开本：787×1092 1/32 印张：2 1/4 字数：44,000

1953年11月第1版

1953年11月第1次印刷 印数：1—24,000册

统一书号：10076·1127

定价：（大）0.17元

前 記

我們選擇了七篇发表在《萌芽》上的民間故事，編成这本集子出版；这样做，是为了积极响应中共上海市委发出的大力搜集民歌、民間故事的号召，希望引起更多的人来做这个工作。

这本书的故事大致可分兩組：一組是汉族的，一組是流傳在各少数民族地区的。少数民族的故事，或意境美丽，或寓意深刻，在艺术上各具特色。比如四川彝族民間傳說《双舌羊》，說一个奴隶麻黑特比要找一个聰明的姑娘做妻子。他会唱独特的歌，可是一般人都不能领会他的意思，直到有一个聰明的姑娘懂得了他唱的歌，他們便結成夫妻。这是一个純粹描写劳动人民智慧的故事，正是运用了这种智慧，麻黑特比才得以逃出土司的牢獄，并且杀死土司，为受压迫的劳动人民除害。

在少数民族的故事中，有許多是富于神話色彩的。象本书中的《石螺堤》、《白鰲溪》都是。

《金鑊是怎样变成榆錢的》是一个流傳較广的故事，这里面有神話意味，但主要的却是諷刺了那些貪吃懶做的人。《义和团打洋教堂》属于革命斗争傳說，这篇作品不仅故事生动，而且栩栩如生地刻划了劳动人民向反动统治者頑强斗争的英雄形象。

《萌芽》編輯部 一九五九年八月二十日

目 次

前記	I
----	---

义和团打洋教堂	張士杰搜集 1
刘家隔	向人紅搜集 15
金錢是怎样变成榆錢的	張士杰搜集 20
石螺堤	丹 陵搜集 28
双舌羊	肖宗英搜集 34
白鷺溪	肖甘牛搜集 46
烏德格馬和鉄卜克勒瑪	朝 襄搜集 58

义和团打洋教堂

張士杰搜集

清朝光緒年間，洋人見中國特別富裕，餓得象群餓狼，張牙舞爪，出兵攻打中國。該死的皇上怕洋人，不光許洋人進了中國，還護着他們到處行凶做惡。洋人在中國除了燒殺奸搶以外，還在各地蓋了許多大大小小的洋教堂，名義上是傳教“行善”，實際上可不是這樣。單說有这么一個洋教堂，里边住着許多洋毛子和二毛子，還有許多保數的洋兵，他們天天吃飽喝足以後，竟到四外去禍害人哪！

有個花白胡子的老爷爷，窮得沒家沒業，只有十多棵果樹，專靠培植果樹穿衣吃飯；樹丛里有个小草鋪，這就是他的家。老爷爷能吃苦耐勞，果樹當然就長得很好——肥桃大杏結得滿樹，還沒到夏季呢，果子已由綠變白了。這天，老爷爷正扒着樹枝捉蟲子，林子外邊闖進一幫人——有洋人也有中國人，有背洋槍的也有撈洋刀的，有牽馬的也有提鞭子的。進來以後，他們伸手就摘果子，一邊摘，一邊啃，一邊往地上扔，一邊“嘎嘎嘎嘎”直笑。老爷爷忙攔道：

“摘不得呀——果子還不熟呢！”

“怎么？”立刻有個提鞭子的中國人上來攔住老爷爷：“你

敢說不肚摘？好——連叶一齐撈！”

这小子剛說完，他們立刻就動了手——“稀哩嘩啦”把樹枝撈成光條條，叶子和果子落了滿地。老爷爷可氣壞了，說：“你們這不是禍害人嗎！”

“哎！還敢說我們禍害人！好——連枝子也砍嘍！”

这小子剛說完，他們立刻又抽出洋刀，“嘎叭嘎叭”，把果樹砍得只剩下光禿禿的樹桩子了。老爷爷氣得“扑通”摔在地上，罵道：

“好惡呀，你們這幫狗東西！”

“哈哈！你還敢罵？”这小子一拍胸脯說。“今個我們從這路過，見果子長得好，想摘來吃；你不說好好孝敬孝敬我們，還敢攔，又敢罵！嘿，你知道我們是誰？——我們是那個洋教堂里的人啊！老東西，你竟敢冒犯洋教堂里的人？哼！要一槍打死你，這倒便宜了；今個非讓你死不死不活地受幾天洋罪不可——打！”

这小子說完，先頭一個揚起了鞭子。老爷爷還沒來得及說話，就覺渾身疼痛難忍，眼一發黑，便昏了過去。等老爷爷慢慢醒了過來，洋教堂里的洋毛子和二毛子早走了——他們不光禍害了果樹，把老爷爷打昏過去，打折了雙腿，臨走還放了把火，連小草鋪也給燒了。老爷爷眼望着天嘆口氣，泪汪汪地罵道：

“狗東西，狗東西，你們就是這樣欺侮中國人哪！我七八十歲敵不過你們了，可決不與你們善罷甘休！”

老爷爷心中惡氣難出，哪管渾身疼痛鉅心，哪管雙腿不能走路，咬牙撐住身子，直向大道爬去——他要去衙門告洋毛子

和二毛子，要伸冤报仇。

老爷爷这样的身子哪能走路！爬几丈远，便躺在大道上喘一阵，捧起身子再向前爬。正在这当儿，后边来了一个人。这人三十岁左右，是个勇猛的大汉，光着膀子，盘着辫子，推着一辆小車^①，车上装着压巴压巴两大捆木柴，正“吱嘎吱嘎”地向前走。一见老爷爷躺在大道上，大汉可火了，高声喊道：

“喂——大道上是睡觉的地方？要走就快点走，不走别挡道！你误得起时候，我可误不起呢！”大汉见老爷爷还不动，又边走边喊：“我家老小六口人，两天水米没沾牙了，家里没一亩地，找营生又没人雇，三间破房子拆了一间半，把房梁劈成木柴，推到城里去卖，还等着煮米下锅呢！喂——你再不躲道我可真啦！”

哪能真轧人，大汉走近了，忙“吱呀”把車停住。他跨出車轱，想跟老爷爷讲理，走近了他这才看出——躺着的原来是一位被打得不能走路的老人。大汉忙向老爷爷问情由。听完老爷爷的话，大汉立刻气成红脸关公，牙咬得“嘎嘣嘎嘣”响：

“老爷爷，甭难过！不要紧！”大汉说着，回身就去解绳子：“木柴不要啦！”解开绳子，双手一掀，“嘩啦——”木柴滚向道旁：“吃饭是小事，再熬三天也得争这口气！来，老爷爷！”

没容老爷爷分说，大汉把他背到車上，双手一握車把，推着老爷爷“嘎哩咕嚕”直向县城奔去。来到衙門口，不管三七二十一，大汉推着老爷爷就往里闖，差人忙拦上来：“喂喂喂！”

① 一种木制的独轮人力車。

你瘋啦？

“你才瘋呢！”

“不瘋怎么直往里闖？——这里是衙門！”

“我知道是衙門！那洋教堂里的洋毛子和二毛子，把中国人欺侮成这个样子，你們官府不聞不問；我們來告狀，你們又嫌闖了！闖了又怎着？說！”

差人一見大汉理直氣壯，又直晃拳頭，吓得一邊朝大汉作揖，一邊忙把老爺爺扶下車來。大汉對老爺爺說：

“老爺爺，甭含糊，官司一定要打到底啊——不叫出真章來不完畢事①！”

大汉這才推車走出衙門。他可沒回家，也沒回去弄木柴；他越想心里越窩火，來到十字路口，他把車一放，搖着拳頭就對人們說開了：“咱們大伙來評評這個理——洋毛子和二毛子為什麼這樣欺侮咱們中國人……”可巧今天是大集，人特別多，大伙听大汉這麼一說，恨不得吃了那洋毛子和二毛子，齊聲說道：“先看那縣官怎麼斷這個案！”

對呀——縣官怎樣斷的案呢？

升堂以後，縣官听老爺爺把被害的事從頭至尾說完，就不再許老爺爺說話了。縣官閃着黃眼珠子滴溜滴溜轉了半天，冷笑一聲，才尖聲尖氣地問老爺爺：

“那洋教士下馬來到果林，你遠接近迎了嗎？”

“我凭什么迎接他們！”

“噯。洋教士摘果子時候，你攔了沒有？”

① 就是弄到徹底的意思。

“我凭什么不拦！”

“嗯。洋教士砍果树的时候，你骂了没有？”

“我凭什么不骂！”

“嗯。你到衙里来，打算怎着呢？”

“我要告状！你做的是中国官，就得替中国人除害伸冤——快调兵马来，把那洋教堂抄了，把洋毛子和二毛子杀了……”

“哪！”县官立刻把眼一瞪，指着老爷爷叫道：“头一条，你没远接近逼洋教士；二一条，你没亲手摘果子恭恭敬敬献给洋教士；三一条，你不该破口骂洋教士——你犯下这三条滔天大‘罪’，‘王法’难容！来人哪，快把这老奴才推出斩了！”

“啊？新裁？”老爷爷气得浑身直抖，点着县官骂道：“狗官狗官！这回我才明白了——你们官家原来是帮洋人杀中国人的！我……”

老爷爷怒发冲冠，猛一挺身竟站了起来，扑向县官就要拼命，谁料差人忙一扬脚，狠狠把老人家踢倒在地——案子就这样断了。

县官刚断完了案，大伙立刻知道了，一下子就“炸集”啦——买东西的不买了，卖东西的不卖了，办事的不办了，人群灌满了街桶子，那大汉一马当先，叫着、喊着、骂着，怒火朝天地直向衙门口涌来：衙门外边眨眼工夫就堆成了人山。差人一见，吓得急忙关上大门，缩头缩脑地往里窜：

“老老老老！坏坏坏坏！外外外外边来了那么多老百姓啊！一人伸一个指头，就能把大门搥碎，一人拿一块砖，就能拆了衙门啊！”

县官一听，“咕咚”吓个后仰壳，差人忙上前去拽。这时

候，大伙那震天的喊杀声已传来了：

“給洋人当三孙子的狗官，快出来答話！”

“你这样断案，大伙不饒你！”

“快把老爷爷放出来！快把洋教堂抄了！”

“狗官你再不出来，我們就打进衙門，捉住你，揪下你的狗脑袋！”

人們怒吼着，“咚——咚——”这就砸起衙門，大門被砸得門軸直“嘎吱”！县官吓得哆哆嗦嗦直打牙，捂着脑壳对差人說：

“快快快去替我答話……別別別砸衙門……別別別揪我脑壳……我我我調兵去抄教堂……快快快放了那个老头子……”

差人壮壮胆子，只好隔大門向大伙傳說了县官的話，等大伙住了手，开个門縫把老爷爷放出来，忙又上了鎖。一見老爷爷被放出来，大伙忙涌上去，这个攙，那个扶；这个給擦血，那个給抹泪；这个递过一碗水，那个塞过几个燒餅。老爷爷望望大伙，就象見了亲人，一陣心酸难过，“嗚嗚”地哭了。大伙說：

“老爷爷，不必难过，您的仇就是大伙的仇！那狗官不抄教堂，大伙跟他沒完！您先回家养伤吧，有大伙呢！”

“老爷爷哪还有家呀——連个小草鋪都让洋毛子給燒啦！”这說話的正是那个大汉。“这不要紧——先到我家去住，我身强力壮养活得您。”

大汉忙把老爷爷又背上小車。等他推着老爷爷这一走哇，大伙不約而同地摸口袋，乱往小車上扔錢；不一会，“稀哩嘩啦”，老爷爷面前堆了一大堆制錢和銅子儿。

大汉推着老爷爷正往家里走，这时候紅日已經西墜了。走着走着，大汉忽然把車停下了——原来从另一股大道上赶来一帮人。这帮人有一百多个，都扎着紅包头，系着紅腰带，打着黄裹腿，紧握大刀，威威武武地向前赶路。見这伙人行动做派都象英雄，大汉打心眼里就爱上了。他迎上去，一抱拳，对領头的人問道：

“你們上哪去呀？”

“我們去打洋教堂。”

“呀——打洋教堂！”大汉喜得窜上去就抓住这人的手：“你們是干什么的？”

“我們是义和团。我是大师兄。只因洋人欺压中国，我們就起了义和团，要把万恶的洋人杀光赶淨，不許他們在中国橫行霸道！听說这里有一个洋教堂，平日尽禍害老百姓，我們就来了一帮弟兄，赶了一天路，要把这个洋教堂抄了！”

“哎呀，你們可真是英雄好汉，真是中国人！”大汉听义和团从多少里外赶来打洋教堂，还正是要打欺压老爷爷的那个洋教堂，乐得一跳三尺高。“大师兄啊大师兄，那洋人欺压咱們中国人，恨死我了！我宁愿抛下家中的老小，也要給中国人除害报仇——我馬上就入你們的义和团，收也得收，不收也得收！”

“你是干什么的？”

“我是中国人，是穷人，是庄稼人。我小車上还坐着一位受害的老爷爷呢——”大汉忙說起老爷爷的事。“这狗县官向着洋人，我入了义和团，抄完教堂，非連狗官也宰了不可！”

“对！”大师兄說，“那官府是护着洋人禍害中国的，他們能杀中国人，是不能杀洋人的。眼下洋人做恶最凶，咱們先把

洋人杀净，回转头就找官家！”大师兄一拍大汉的肩膀说：“义和团里的弟兄，都是你这样的人，就收你入义和团啦。我们先赶路，你先把老爷爷送回家去，回头就找我们来入伙——咱们一块去打那害人的洋教堂吧！”

“好哩！”

大汉一口气把老爷爷推到家，安置好了；见没有武器，就抄起一把大铁锹，飞步追上义和团入了伙。

月亮冒出树尖，天早已黑了。

义和团快要来到洋教堂的时候，忽然从另一条道上走来一帮黑人影。大师兄借月光一看，说了一声：“不是好人！”弟兄们飞快赶上去，一下子就围个严实。这帮人是洋毛子和二毛子，此外还捆着七八个老百姓。没等大师兄问话，捆着的老百姓先对义和团发话了：

“你们这些拿大刀的，要真正是中国人，就快把这些洋毛子和二毛子砍喽，一个别留！你们哪知道，他们是怎样祸害中国人啊！……”

原来这帮洋毛子和二毛子正是这个洋教堂里的。他们祸害完了老爷爷，又到各村去祸害：进村以后就横抢竖夺，调戏大闺女小媳妇，砍杀小孩老人开心解闷。这几个被捆的老百姓都是起来要杀他们的，只因人单势孤才被他们捆住，要带进洋教堂里问“罪”砍头。听完老百姓的话，没等大师兄吩咐，大汉上去就给老百姓解绳子。洋毛子一见四外亮出这么多大刀，早就吓得直往一块挤疙瘩了！大师兄刚要吩咐弟兄们动手，忽然有个二毛子抢上一步答了言——这小子正是出主意砍果树、打折老爷爷双腿的那个家伙，他想把义和团吓住，然

后好逃命：

“呀！你们这帮拿大刀的人是干什么的？告诉你们，我们可都是这洋教堂里的教士。我们所做所为，都是皇上亲口许下的，谁敢管我们的事就犯‘王法’！你们要是敢事的，就及早闪路，放我们回洋教堂……”

“嘿！”大师兄一摆大刀说道，“什么‘皇上亲口许下的’，什么‘王法’，这都是扯臊！这个唬不住中国人！告诉你们，我们是敢事的——不杀光你们，中国人就还得遭灾受害！今个我们就是来为百姓除害的！”

“对！……一除还就除到底呢！”大汉早已憋不住心中的怒火，说着，端大铁锹直向这二毛子磕去，“喀吃”一声这小子被磕个拦腰断！大汉回手朝洋毛子又是一锹，“喀吃”一声洋脑壳也落了地！这时候弟兄们也动了手，一顿大刀把洋毛子和二毛子杀个净光净！老百姓捡起那些洋枪洋刀，赶着洋马，回村去了。大师兄领着弟兄包围了洋教堂，教堂里也开了洋枪，“咚嘎”地就打上了。

原来这个洋教堂比较大，里边有洋楼和平房，四外有土城，城边还绕着护城河，门口有吊桥，拉起吊桥外面人便进不去。这不是长洋人的威风、灭中国人的志气——洋人居高临下，又拚命放洋枪，义和团死了不少的人，一直到天傍晚也没打进去。洋人占了地势的便宜，义和团吃了武器的亏。

大汉急火火地说：“打不进去，拚命也得打！只要进了洋教堂，面对面了，看他那臭洋枪还有什么威风——我一锹磕平了他的洋楼！”

大汉说着，端铁锹又要冲上去，大师兄拦住他说：“兄弟，

先莫急。教堂不打开决不住手。这样蛮干白送性命。先派几个弟兄去找老百姓吧——老百姓人多智广啊！”



这时候老百姓已经赶来啦！

那几个被捆的老百姓回去以后，进村就喊起来了：“快来看哪！义和团宰了一帮洋毛子和二毛子，又去打洋教堂啦！谁不信，就来看看这洋枪、洋刀、洋马吧！”这一喊不要紧，来了这么多人哪！人们一见这洋枪、洋刀、洋马，就象见了仇人——恨不得摔碎了洋枪，砸断了洋刀，砍烂了洋马！一听说义和团

又打洋教堂呢，連小孩都痛快得睡不着覺啦！可是人們深知，那洋教堂里有不少的保教洋兵，又有城有河，义和团再勇猛些，凭小刀小枪是不易打进去的。大伙这就商量办法。你一言我一語，办法有了：上城得有“云梯”，迎枪子得有“擋箭牌”。主意有了以后，人們灯笼火把地就忙开了——打云梯的、做擋箭牌的，一直忙到鸡叫，东西做好了。正当义和团要找老百姓的时候，大伙带着东西已經赶来了。老百姓一見义和团，先向大师兄道謝，接着就把东西献上。老百姓对大师兄說：

“我們也入义和团，咱們就一块动手吧！这害人的洋教堂，看它还能豪橫几袋烟的工夫！”

“对！打呀！”

大师兄領人又动了手。这擋箭牌不是别的，原来是几条棉被縫在一起，四边用木架撑好，用水浸湿，用竿子挑起，一块擋箭牌就能护住十多个人。要知道，棉被浸湿了彈力更大，枪子来得猛，一打就彈回去——洋枪打不透。这云梯是一色的高梯子，比土城要高，还很輕巧結实。护城河并不深：还没不了人。老百姓撑起一块块的擋箭牌，扛上云梯，义和团握紧了大刀，一齐“扑通、扑通”跳下河去，急忙搬水直向教堂扑来。单等攻到城根，把云梯一立，义和团上了土城，跳进教堂，跟洋人一照面，大刀一摆，洋人的脑壳还哪里藏！

洋人一見义和团下了河，瘋了似的打洋枪啊；誰料枪子打在擋箭牌上，“噼哩叭啦”竟往水里落，打不透！眼看义和团快要攻过河来了，洋人可吓坏了，知道中国人英勇无敌，只要一过河，就算打进来了，一照面，大刀比洋枪可凶得多呢！守城的洋兵吓得手直哆嗦，放不响洋枪了；里边的洋毛子吓得“噉

噉噉”直往洋樓里鑽——洋教堂眼看就要完蛋啦！

誰料這時候官兵正趕到。

昨天大伙一要砸衙門，縣官怕人們就竊造了反，人散以後，他就派人火急地去調兵。當夜就調來許多官兵馬隊，好護住衙門，防備人們造反。誰知這時有人報——義和團打洋教堂呢。縣官又吓坏了：義和團真要把教堂打開，這就會惹惱了洋人，官也做不成了。好在兵馬在手，他便聚集官兵馬隊，親自率領，急忙向教堂趕來。等他領兵馬趕到，一看哪——教堂里不响洋槍了，義和團和老百姓正搬水過河呢！正當義和團快要上岸的時候，正當洋兵吓得放不响洋槍的時候，正當這害人几十年的教堂眼看要完蛋的時候，縣官坐在馬上對官兵尖聲尖氣地下令了：

“不許中國人打洋教堂，快把這些無事生非的中國人殺光！”

這下子可不好了——馬隊“嘩啦”竄下河去，官兵圍住了河沿，洋兵又放起了洋槍，一陣拼殺，河水變紅了……

連義和團帶老百姓都戰死了，只剩下大師兄和大漢。大漢和大師兄并在一起，舞動大鐵鏈，向官兵帶馬隊，直拍橫鏟，終於殺出一條血路，衝出包圍。大師兄見大漢渾身受了七八處刀傷，直冒鮮血，忙說：

“兄弟，我在这迎敵，你快走吧！”

“走？我在这迎敵，你快走吧！”

“我不走。你走吧，好兄弟！啊！”

“你真叫人急得慌啊！”大漢急急說道：“一見這仗打不成了，我就老護在你身邊來着——你是頭目，懂的事比我多，我